

● 于长敏 著

中日民间故事比较研究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中日民间故事比较研究

于长敏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中日民间故事比较研究

于长敏 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刘岩峰

封面设计：张沐沉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吉林大学出版社发行

(长春市东中华路 37 号)

吉林农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印张：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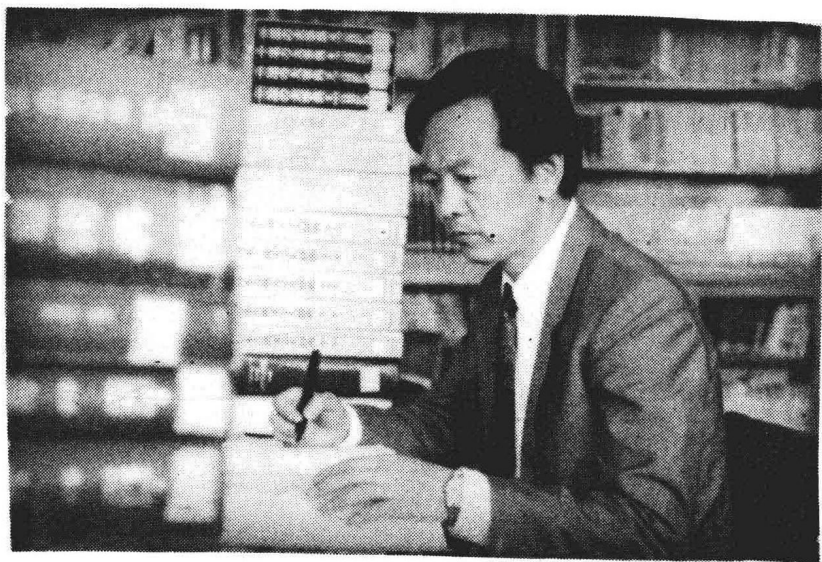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92 千字

印数：1—1000 册

ISBN 7-5601-1889-5/J·85

定价：9.00 元



于长敏，男，1951年生于吉林省东辽县。1975年于吉林大学外语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81年赴日留学，1984年毕业于筑波大学地域文化系，获国际学硕士学位，现任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主要著有《日本文化史略》（吉林教育出版社）、《赴日必听必读》（西安外语音像出版社）、《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漫笔》（吉林大学出版社）等著作，主编《新编日汉辞典》（吉林大学出版社）等辞书，翻译大江健三郎、赤川次郎等人的小说几部，并在国内外发表论文数十篇。

参加本课题研究的还有：

曹保明 王新新

本课题研究获日本住友财团赞助，在此鸣谢。

本研究は日本住友財団の助成金を受けて感謝の意を表したい。

目 录

绪 论

第一章	中日两国神话、民间故事概观	(5)
一	中国的神话	(5)
二	中国的民间故事	(8)
三	日本的神话与民间故事	(9)

第一篇 神 话

第二章	对日本产生影响的典型的中国神话	(14)
一	盘古开天地神话	(16)
二	盘古化生万物神话	(19)
三	伏羲兄妹神话及女娲造人故事	(25)
第三章	中日神话的比较研究	(30)
一	盘古神话与伊邪那岐夫妇	(30)
二	伏羲兄妹与伊邪那岐夫妇	(33)
三	日本为什么能接受此类神话	(40)
第四章	对日本没有产生影响的典型的中国神话	(43)
一	坚韧不拔的“愚公”	(43)
二	徒劳无益的“精卫”	(46)
三	“夸父”逐日未逐至“日本”	(48)
四	日本为什么没接受此类神话	(51)

第二篇 民间故事

第五章	天外赐子型故事	(54)
-----	---------	------

一	《斑竹姑娘》与《竹取物语》	(54)
二	《桃太郎》与中国文化	(58)
三	日本的葫芦故事与中国的葫芦型文化	(61)
四	《一寸法师》与《枣核》	(66)
第六章	贪心型的故事	(71)
一	《天福地福》从何而来	(71)
二	《开花爷爷》与《狗耕田》	(75)
三	《摘瘤爷》与《长鼻子》	(84)
四	《割舌雀》与《有缘千里来相会》	(88)
第七章	羽衣仙女型故事	(93)
一	《画上的媳妇》与中国故事	(93)
二	日本的仙鹤女与中国的《千羽锦》	(100)
第八章	巧女型故事	(106)
一	中国的巧女型故事	(106)
二	日本的巧女型故事	(110)
三	中日两国“巧女”的比较研究	(112)
第九章	蛇郎型故事	(115)
一	中国的“蛇郎”故事	(115)
二	日本的“蛇郎”故事	(117)
三	中日两国“蛇郎”故事的比较研究	(119)
第十章	灰姑娘型故事	(123)
一	《没有手的女人》和《无手姑娘》	(123)
二	《疤妹和靚妹》、《豆女和葱女》与 《米姐和粟妹》	(129)
三	《白羽飞衣》与《白鸟姐姐》	(134)
第十一章	动物报恩型故事	(138)
一	《狐仙妻子》与《狐狸媳妇》、《猫媳妇》	(138)
二	《狼报恩》与中国的狼故事	(143)
第十二章	动物报仇型故事	(148)

一	中国的“小鸡报仇”	(148)
二	日本的“螃蟹报仇”	(149)
三	“小鸡报仇”与“螃蟹报仇”的比较	(151)
第十三章	弃老型故事	(155)
一	中国的弃老型故事	(155)
二	日本的弃老型故事	(157)
三	中日弃老型故事比较研究	(159)
第十四章	解释存在型故事	(163)
一	《海水为什么变咸了》与《神磨》	(163)
二	《屋漏》的故事	(166)
三	“猴子和乌龟”故事的比较	(170)
第十五章	难题求婚型故事	(175)
一	中国的难题求婚型故事	(175)
二	日本的难题求婚型故事	(183)
三	中日难题求婚型故事的比较	(185)
第十六章	其它故事	(190)
一	“隐身草”与“隐身蓑衣”	(190)
二	“打哑谜”的故事	(193)
三	“老鼠嫁女”的故事	(196)
结束语		(202)
附录一	东北地区部分民间文学家研究现状	(209)
附录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吉林考察民间故事家	(224)

绪论

人类已走过近百万年的路程，然而，有文字的历史在我国尚不足五千年。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把人类历史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三个阶段，而文学在蒙昧时代就已经产生了，尽管在今天看来其内容是幼稚的，其形式也是单调的，但它的的确确是人类最初的文学。在文字产生之前，文学主要靠世代口头相传，被称为口承文学。文字产生之后，它在广大民众之中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许多有识之士把流传在民间的歌谣、故事收集、整理、汇集成册而陈于书市只不过是后来的事情，而且流传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五十六个民族中间的故事也确实很难收集齐全，即便收集到手变成了铅字，展卷阅读者仍为少数。在这样一个土地广袤、人口众多、识字人数少、农民占主流的农业大国里，比起读故事来，人们更喜欢在茶余饭后、田间地头、街头巷尾津津有味地讲述与传播故事。所不同的是，进入文明时代后，讲故事的人所讲的故事已不单单是听来的，也有许多是读来的，但仍还有许许多多故事长久地也许是永远地流传在人们的心头上。

民间故事是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流动于历史长河中感情朴实饱满、意蕴极其丰富的形象体系，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学形式，具有较强的民族性、地域性，它最能直接反映广大民众的宗教观、审美观，是不同地区民众的爱与憎的真实写照，是民众世代代的实践、才智、情操、意志、理想、道德的沉积的结晶。民间故事具有稳固的真理性，从人类文化学角度看，它已超出了文学的范畴，是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化的重要资料。民间故事也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群星荟萃、

万芳云集，很难说哪个和哪个不约而同，谁跟谁异口同声，然而，象中日两国文学这样相似、甚至如出一辙的，却是世上罕见。

喜欢听故事是人的天性，也是渴求知识的一种初级表现。一个民族亦是如此。由于民间故事主要是依靠口头传播，所以在传播过程中必然要不断地被加工、被改动。这样“加工”和“改动”都是群众自然地、客观地进行的。当它从一个民族传入另一个民族时，改动就更大。也就是说，民间文学在具有较强的流动性的同时，还具有很大的易变性。不过，民间故事的易变性并不等于随意性。从微观上具体地看每一个故事，被改动的程度有大有小，内容也各不相同；但从宏观上看，在这些由一个民族传入另一个民族的故事群的被改动的内容上，我们又不难发现其规律性。他民族的故事传入后，必须经过加工，使其艺术具备本地区或本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特点，内容上符合本地区或本国人民的欣赏习惯，主题能表现本地区或本国人民的爱憎感情，只有这样，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学传入另一国家或地区之后，才会有生命力，才能不给人以远在天边的感觉。

其实，把引进的故事予以加工改造只是吸收外来文化的第二步，作为第一步，则是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当初就进行筛选。如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具有长期性、全面性、深刻性等诸多特点，但并非是百分之百的“拿来主义”，也不是随便遇到什么就学什么，而是有选择有取舍的。这种取舍又多是自发的、自然形成的，就象砂中的一块磁石，与自己相近的、对我有用的均自然吸之，而其它东西则统统排除。

关于中日两国民间故事的历史渊源及其异同，近半个世纪以来，中日两国已有许多学者做了大量而又翔实的考证，这里并不想再做重复劳动。多年来我一直感兴趣的是，许多在中国被认为是典型的、代表中华文化的中国神话、传说，许多在中

国妇孺皆知的民间故事却没有传入日本；而许多在中国鲜为人知或在历史上曾流行一时而今天几乎被人忘弃的故事却在日本广为流传，且上下历经几千年仍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这是为什么呢？被日本排除的诸多中国故事具有哪些共性和特点，这些故事所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代表着什么样的民族思维，这种思维在漫长的历史中为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今后还将起什么作用？而传入日本的故事又有什么共性和特点，它在日本文化发展史上又起了什么作用？正因为作为民间文学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民间故事具有文学、史学、民俗学、宗教学、民族学等各种价值，笔者才不顾自己的才疏学浅，力图通过中日两国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的研究来探讨中日两国人民思想情感、人生观及价值取向之异同。

文学无国界。许多故事不仅流传在中日两国，在印度、蒙古、朝鲜乃至东南亚各国仍可发现类似传说。象月宫中有兔子的信仰，中国有、日本有、印度也有；象兄妹成婚、黄土造人、洪水泛滥、天外赐子、后娘虐子之类的故事在世界许多国家都可以发现。但是，由于本书的目的不是对民间故事探根溯源，而是想通过民间故事的比较来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国民性、国民思维等文化学方面的异同，所以，涉及范围除个别的需要外仅限于中日两个国家。

神话和民间传说是同属民间文学范畴内的两种不同概念的文学。从时间上看，神话主要产生在人类尚处童年的上古时代，虽然在后来的各个时代又做了某些改动，但新产生的神话并不多；而民间传说的产生不仅晚于神话，而且各个时代都不断有新作大量产生。从内容上看，神话虽然不是历史故事，但它有很强的历史象征意义，是古代人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和社会状况的主观想象及幻想的反映；而民间传说的内涵则更为广泛，不仅包括人物传说，也包括风物传说、历史传说、民俗传说等。当然，神话与传说在体裁上来分析是属于同一范畴

的，神话中有若干传说部分，人们是根据“传说”来讲述和传播“神话”的；而传说之中也不乏神话的内容。从二者表达的思想核心来看，神话总是与宗教联系在一起的，主人公基本上都是神；而民间传说却不一定与宗教有关联，它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反映了不同时代人民的愿望与要求，主人公可以是神、是妖、是动物植物、是山川大河，还可以是现实社会中的人。然而，就古代的神话和传说而言，有时是很难划分清楚的。原因是神话在流传过程中往往被涂上历史的色彩，而历史传说也常常借用神话的表现形式，比如中国的鲧、禹的故事、日本的神武天皇东征的故事等，就很难说它是神话还是历史传说。

研究一个民族所具有的思维共性、文化原型，往往是以古代文化为佐证较为方便而准确。神话与传说之间具有流动性，为研究方便起见，本书中统一称之为民间故事。这种归纳也许不够科学，但是本书的宗旨不在于从理论上探讨神话、传说的定义等文艺理论问题，而是把这些故事作为基本素材来研究中日两国文化的异同，故而采取了一种“权宜之计”。其实，日本许多学者也在采取这种做法，把古代的各种故事汇集在一起，统而称之为“昔话”，也有人称之为“御伽话”。例如东洋文库出版的《日本御伽集》，里面包括了神话、传说、童话等古代日本的各种故事，这些故事是由森林太郎、松村武雄等人选定的，森林太郎就是日本近代著名作家森鸥外，所以这套书被认为是比较权威的故事集。东京偕成社 1976 年还出版了坪田让治选编的《日本昔话》，1979 年被译成中文，叫《日本民间故事》（人民文学出版社）。森林太郎等人选编的《日本御伽集》尚无中译本，如果将其译成中文，我想也只能是译作“民间故事”或是“古代民间故事”吧。

第一章 中日两国神话、 民间故事概观

一 中国的神话

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包括五十多个少数民族在内的联合体，汉族人口占百分之九十三以上。中国的神话和传说，同样是以汉族为主体包括各民族的神话、传说，从而构成中华民族的传统民间文化。中国各民族之间，自古以来战也好、和也好，相互交往从未间断过，所以上古神话有许多相似之处，有的只是人物、地点不同，此外几乎完全一样。

神话是人类社会最原始的民众的口头创作，是文学发展的初级阶段的主要形式。歌谣、诗歌虽产生得也比较早，但成为文学中心则要晚于神话，而小说成为文学主流在我国则更晚。我国传统认为：“原始社会的诗歌是人类文学最早的形式”^①，但神话的产生应不晚于诗歌所产生的时代，而且在原始时代，神话在人们精神生活中所占的位置更加重要，诗歌有时候是为神话内容服务的一种形式。所不同的是，歌谣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创作的用韵文表达思想感情的一种文学形式，而神话在它产生的年代里并不被认为是文学作品，在生产力低下、人们对风雨雷电等大自然变化的认识极其幼稚、对生老病死的现象也无法解释的时候，人们便试图从神话中找出答案。古代人相信人世之外还有一个死后的世界，并认为那个世界是真实而长久的，所以庄周梦中化为蝴蝶后，不知是庄周化为蝶，还是蝶化

① 《中国文学史》第7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为庄周。

中国神话就是在这种社会发展和艺术发展均处于低级阶段时产生的，有的是被人格化了的自然现象，有的是被神格化了的人或动植物。自然界有蛇，人们才能创造出“蛇首人身”的女娲；天上有闪电，人们才想像出雷神；大地上闹旱灾，人们便创造“后羿射日”的神话；洪水泛滥常使人们流离失所，人们才传颂“大禹治水”的故事。

中国上古神话具有非系统性、原始性、浪漫性等几大特点。

所谓非系统性，就是中国神话不象希腊神话、日本神话那样有一个合理的系统的神的家族体系。各地流传的，各种书籍记载的故事虽然相似的地方很多，却始终没能统一在一起，变成一个上下有序，纵横关连的一部完整的神话而流传于世，有的学者认为这与儒家学说在历史上起的主导作用有关，我认为这一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在我国，自从孔子出现后，上古神话便被视为邪说。孔子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语怪、力、乱、神”，对神话持否定态度。任何国家的神话在产生之初都不可能具有完整的体系，都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零散的神话逐渐被人们整理归纳，最后才成为一套系统的，用以解释宇宙、人间、历史的神话的。但是在我国，儒家思想一直占统治地位，虽不能说神话在进入文明社会后未能进一步发展应归罪于孔学，但孔子对神话的发展也确实起了反作用。比如《山海经》中记有一足蛭兽，而孔子认为是误传，便把“一足”解释为“有一个足矣”。《山海经》所记真假与否另当别论，但上古时代各个民族创造的神话在儒家思想的限制下确实没能够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也没能够被统一成一个体系，有些神话可能已经失传，留下来的也只是散在于各种典籍中，如《山海经》、《淮南子》、《史记》、《汉书》、《三五历记》、《搜神记》、《述异记》、《抱朴子》、《楚辞》、《庄子》等。

然而事物总是相对的，正是因为中国神话在进入文明社会后没有进一步完善，它才保留着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原始性。

由于我国神话原始性较强，所以神话中所出现的人物形象既不象希腊神话中的人物那样气宇轩昂，也不象日本神话中的人物那样衣冠楚楚，风度翩翩。我国上古神话中的神的形象多是半人半兽，甚至是奇形怪状的。比如，《庄子·应帝王》中的混沌，是一个没有耳鼻口眼的大肉球似的东西，然而他却做了中央的天帝。后来他的好友花了七天七夜给他凿出了七窍，可是混沌却因此而一命呜呼了。据说，我国的黄帝的原型并不象今天这样威武，而是一人长了四张脸，四面八方他都管^①。还有盘古、女娲、伏羲这些受人敬仰的创世神，形象虽然高大，却也都是半人半兽。据载：“盘古之君，龙首蛇身”（《广博物志》）；“女娲氏亦风姓，蛇首人身”（《史记》）；“伏羲人头蛇身”（《天中记》）。这些形象都与蛇有关，反映了我国古代人的图腾崇拜心理。与盘古等神相比，西王母的形象就更丑陋了：“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山海经·西次三经》），只是到后来，人们才把她改成年三十许的美丽的仙人。

神话的基础虽然是现实主义的，但表现形式和内容却是十分浪漫的。神话中的人物大多是“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但又不是剥削别人。有的吃仙桃而长生，有的饮甘露而不老。神人可乘白云，巨人可唤风雨。人们往往通过想像去征服自然，同时也幻想过上一种可以不再为填饱肚子而终日披星戴月的生活。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两个办法，要么大地自然长出五谷供人食用，要么就是人不食五谷，取而代之饮食其他能一劳永逸之物，而反映这类内容的神话自然也就充满了浪漫色彩。至于反映人类征服大自然的神话则更是洋溢着浪漫主义精神，如盘古

① 袁珂《中国古代神话》第106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开天地、女娲造人、大禹治水等。

二 中国的民间故事

在中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流传的神话十分相似，但后来产生的民间故事却因各民族风俗的不同、崇拜的人物及信仰的不同而相去甚远、各自不一。从民间故事自身的特点来分析，一旦“故事”形成文字资料并被搜集到、记录下来，就说明其间已走过了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有文字资料记载的民间故事仅仅是民间故事全部的千分之一或者百分之一，众多的、大量的民间故事只能长久地一代一代地在人们的口头相传，直到久远。这是民间故事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加之中国古代统治者对民族民间文化不予重视，有文字记载下来的民族文化就更少，但由于民间文学也是一种文化，诸多的文人墨客又无法排除这种文化的影响，于是众多的民间故事便自然地在许多官方史料或“野史”中被大量地保留下来，这是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中国的民间故事多如繁星，分散在浩如烟海的各种资料中。记录民间故事的书籍，有以汉族为中心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综合故事集，也有以民族（一般多为少数民族）为单元划分的故事集，如《藏族民间故事集》、《朝鲜族民间故事》、《哈尼族民间故事》等等，也有以地区划分的，如《南京民间传说》、《台湾高山族传说与风情》、《关东冰雪趣话》等等，还有按故事内容分类的，如《中国民间爱情故事》、《中国民间教子故事》、《中国的民神》、《中国的鬼》等等。

关于民间故事的类别，目前有多种分类方法，有的是按主人公的艺术形象划分的，如神仙故事、巨人故事等；有的以故事情节分类，如传奇故事、致富故事等；也有的按主题分类，如彰善瘅恶型、报恩型等。无论怎样分类，有一点可以肯定，民间故事是群众最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学形式，具有较强的民族性，即便是同一种山花、同一类水草，在不同的民族区域却飘

着不同的泥土的芳香。张紫晨曾给民间故事下过定义：“民间故事就是劳动人民创作的以通称的人物、广泛的背景，在完整而又富有趣味的情节中表现人民生活和思想的口头散文作品。”^① 即使是民众口头创作的作品，就必然会直接浸透着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理想、道德水准以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民族心理、民族性、社会现象的最普通而又最直接的反映。世界各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创造了各自不同的民间故事，同时，通过长期交往和相互影响，又出现了许多大体相近的某些共同特征。尽管人类的审美观在大的方面基本是相通的，但在小的方面却存在着千差万别。有的故事内容在本国被认为是美，而在另一个国家不但不能被认为美，有时还显得丑（当然是个别现象）。例如中国的《尾生之信》（《庄子·盗跖篇》），在日本就产生了与中国截然不同的反应。这个故事说有个叫尾生的人与女友约定会于桥下，女友不至，河水上涨，尾生不去，遂抱柱溺死。中国人传统地认为故事赞美尾生对爱情的忠贞，而日本人却认为女友不遵守时间应遭到谴责^②。除此之外，那些描写烈女的贞节、柳下惠坐怀不乱之类的故事在西方也很难找到市场。在西方，因争夺美女而引起大战的故事很多，而被抢来抢去的美女为守节而自尽的故事却极少有。

三 日本的神话与民间故事

日本神话的产生当然同样与古代日本人的生产、生活、宗教信仰密切相关。古代民族有灵魂崇拜（animism）、物神崇拜（fetishism）和图腾崇拜（totemism）等原始宗教形式，日本的原始人亦不例外。古代日本人相信有三个世界，一个在天上，是神的世界，叫“高天原”，一个在地上，即我们人类居住的

① 张紫晨《民间文学知识讲话》，第29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② 松本一男《中国人与日本人》，西蒙出版社。